

是動盪不安的開始，我們在風雨飄搖中渡過了第四學年，走出母校大門時，我們亦成了「五朝元老」！

畢業後忙于找職業，我分發到京滬路實習，也開始一嚐「啃鋼軌」的味道，柴井不幸生了場傷寒症，一病數月，「臥」失就業機會，三十八年春天，共匪以血腥的手，塗紅了大江南北，洋場十里的上海，當然免不了遭受浩劫，我揮淚別了上海，搭上一「黃興輪」南奔廣州，踏上流浪的旅程。

五月中我來到臺灣，柴井來信，他到了香港，呼吸着自由空氣，可是他更嚮往着最自由的臺灣，但是兩地相思緣慳一面，徒然望洋興嘆，此後的他，歷受了亡國喪家之痛，很沉痛地在港地掙扎，不斷地奮鬥，勉能立足，糊口于商界，然這不是他的理想，也不是他的終點，他以堅韌無比的毅力，百折不回的信心，以時間期待着來臺機會的降臨，來

舒展他宏大的抱負，來創造他燦爛的前程，他滿懷着熱情，憧憬着未來的遠景，可是他是沉默的，一年復一年，在異鄉異域，他就引頸等待了五年多。

去年春天，我路過香港，砥足長談，他傾吐了願望，重申信念，一顆心來臺灣，一條命報國家，愧怍的我，人微言輕，未能爲他分憂，去年校慶的「友聲」，我爲他寫過這麼兩句：「當道勤求儲才，天涯浪走能賢，」的確是有感而寫，秋天的歸途中我們又會了一次面，還是吁嗟以對，終于默默無言地分了手。

返臺後的我，一心想達成他的願望，爲國家增加新力量，爲母校增加新血輪，從程學長振粵

雜

感

偶與友妻羅夫人閒談：「我家養了一隻貓，叫咪咪；又養了一隻狗，叫侖侖。牠們來到我家，

的大文裡，我得到了啓示，和進行的門徑，承汪總幹事實書的協助，梁老師兼學長在平的鼓勵和策劃，交大理監事會順利地通過加以支援，程學長略伸援助之手，幸運的他，蒙美國援助中國智識人士協會即予通過援助來臺就業，本年三月，在母校的光輝，祖國的招手下，終于來臺，一償五年來的夙願。

萬里長征，十年磨劍，他不眩惑于港紙美鈔，不迷戀于外國月亮，認清了應走的坦途，辨別了光明與黑暗的分野，他趨向了光明，在極權與自由的街口，他抉擇了自由！真是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迎斯人」。

廬山

都不過幾個月。因我對牠們好，牠們也對我好！我每次回到家來，牠們永遠喜悅而有情誼！」

羅夫人回答：「假如是人呢？如果你對他好，他也會對你好！……」——話中當然別有所懷！

當時我因無限感傷！不忍再

答話下去；不過內心却在說：「一個人對貓狗且好，那能不對人好呢？假若這個人，對貓狗且好者，對他由好演變為不好，其人性亦可想而知！」

國家多難，人性日非！人不如貓狗者，隨世道炎涼而益多！吾人處世，可不慎歟？
四十四年三月十四日於高雄

聯誼社記

老夫

一 獻茗點山人充招待
誦古文局長仿教師

話說今年二月十六日，臺北天氣清朗，正是春到人間。交大同學會於當晚七時半，假貴陽街電信局三樓交誼室，開「聯誼月會」。據說節目精彩，茶點獎品俱豐。樂得老夫心花怒放，瞧準手錶，駕了「11」號汽車，一路上風馳電掣，好容易來到電信局門口，循着聯誼會指路標，連車帶人，開上三樓，來客倒是十分擁擠。這時，老夫舉目觀看，「海報」載有「……經濟部，煤調

會，金銅鑛務局，芳川鑛業社四單位同學主辦」。因此，老夫一時想起：這四單位約有同學廿六人，其中鑛冶朋友佔了廿三位。這一批山裡鑛的朋友，都是多年來未曾會面，今日能够下山同樂，倒是增加了聯誼的意味了。
這時，老夫一腳踏進了大門，便見到老沈挺着肚皮，笑臉嘻嘻的發來節目單一份，不免寒暄一番。繼而看到操廣東官話的林鴻標，學者風度的李文忠，英俊小生的施德華……這一批「山人」，今天下山來，充了招待，意態誠摯，互道濶別，其覺到此來

不虛。何況他們和蕭老板的遞送茶烟糖菓，令老夫一張嘴應接不暇，老夫暗悔道：「早知如此，實不該飽餐晚飯，否則可以多消受三支香蕉，五個桔子，豈不是好？」如今，却眼看消受不了，真該叫屈連天。
老夫正在暗想，忽地裡，麥克風聲響，長人向備兄宣佈開會。邱局長式鱗兄擔任主席，開頭說了幾句開場白，後來再來一個「校友講話」。老邱敘述學校生活片段，繪影繪聲，倒滿十分生趣。最妙的是模仿滬校各位國文教授，朗誦古文聲調，如銀鐘古